

科技与人文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VOLUME 2

(第二辑)

【科学精神的人文本性】

科学与人文主义

孟建伟

近代科学与近代形而上学

张汝伦

现代科学革命发生的人文境域分析

张贤根

【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想

李醒民

科玄论战性质新论

周青丰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

罗志田

【科学与文化】

语境中的科学——兼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成素梅

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价值导向性

欧阳康

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

魏屹东

科技与人文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VOLUME 2

(第二辑)

《科技与人文》编委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技与人文 (第二辑)/《科技与人文》编委会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3

ISBN 978 - 7 - 5097 - 0056 - 3

I. 科… II. 科… III. 科学技术—关系—人文科学—研究
IV. G301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2087 号

科技与人文 (第二辑)

编 者 / 《科技与人文》编委会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期刊事业部 (010) 65233676
电子信箱 / qikan@ssap.cn
项目负责 / 金 烨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责任校对 / 王春莲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9.5
字 数 / 33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056 - 3 / G · 0004
定 价 / 39.00 元

敬请本编委会尚未联系上的文章作者，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联系，
以便寄送薄酬与样书。联系方式：027 - 87559400, jsshust@hust.edu.cn。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科技与人文》编委会

名誉主编：杨叔子 张培刚

主编：欧阳康

副主编：万小龙 蔡虹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献君 张建华 张端明 陈荣秋

吴廷俊 何锡章 林少宫 罗玉中

钟书华 骆清铭 殷正坤 尉迟治平

编者的话

《科技与人文》是国家“985”Ⅱ期工程项目——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书代刊形式半年期出版物。《科技与人文》是本创新基地根据国家对“985”Ⅱ期工程建设的要求与创新基地项目论证报告的基本框架，参照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经验，用以推进创新基地建设的任务目标，收集和介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科技与人文”方面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为要旨。期刊的价值与指导思想在于配合创新基地整合与凝炼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强化学术研究特色，在4年左右的建设周期内，发展成为国内“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研究领域的信息中心和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之一，以促进华中科技大学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特色高水平发展。

《科技与人文》第二辑设立“科学精神的人文本性”“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科学与文化”三个主题，选编国内在这些方面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论文。除了继续保持第一辑注重权威性和广泛性的特色之外，本辑还有意将同一主题之下的表面看来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冲突的代表性文章汇集一处，以便读者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解读与判断。以后各辑除了继续在已有主题分类汇编国内“科技与人文”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以外，还将组织一批反映国际学界在该研究动向的原创性论文和译文，并注重反映本创新基地的13个研究子平台以及“生命化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并及时反映以本创新基地为支撑开展的其他国内国际性重要研究活动的成果。

《科技与人文》编委会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科学精神的人文本性 / 1

科学与人文主义

——论西方人文主义的三种形式	孟建伟 / 3
西方科学与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关系及其启示	王荣江 / 17
近代科学与近代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的观察和批判	张汝伦 / 26
现代科学革命发生的人文境域分析	张贤根 / 37
论科学的人文根源	郝苑 / 45
科学精神结构的多维探析	王树恩 柳洲 / 57
国内“科学精神”研究近况	邢志华 / 66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研究综述	吴兆雪 江宏春 / 72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研究综述	杜也力 / 79
对科技的人文反思	王岑 / 84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主义精神	阎钢 / 92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国际研讨会综述	陈刚 / 99

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 103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 105
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	李醒民 / 110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刘黎红 / 127
现代新儒学对唯科学主义之应对及其伦理态度	徐嘉 / 138
一战与五四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	孔祥东 徐瑛 / 148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的再审视	田晓 李玉林 /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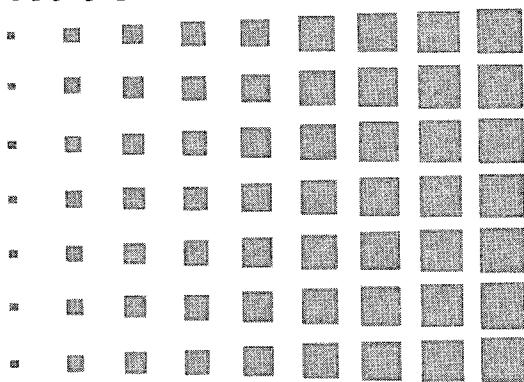
科玄论战性质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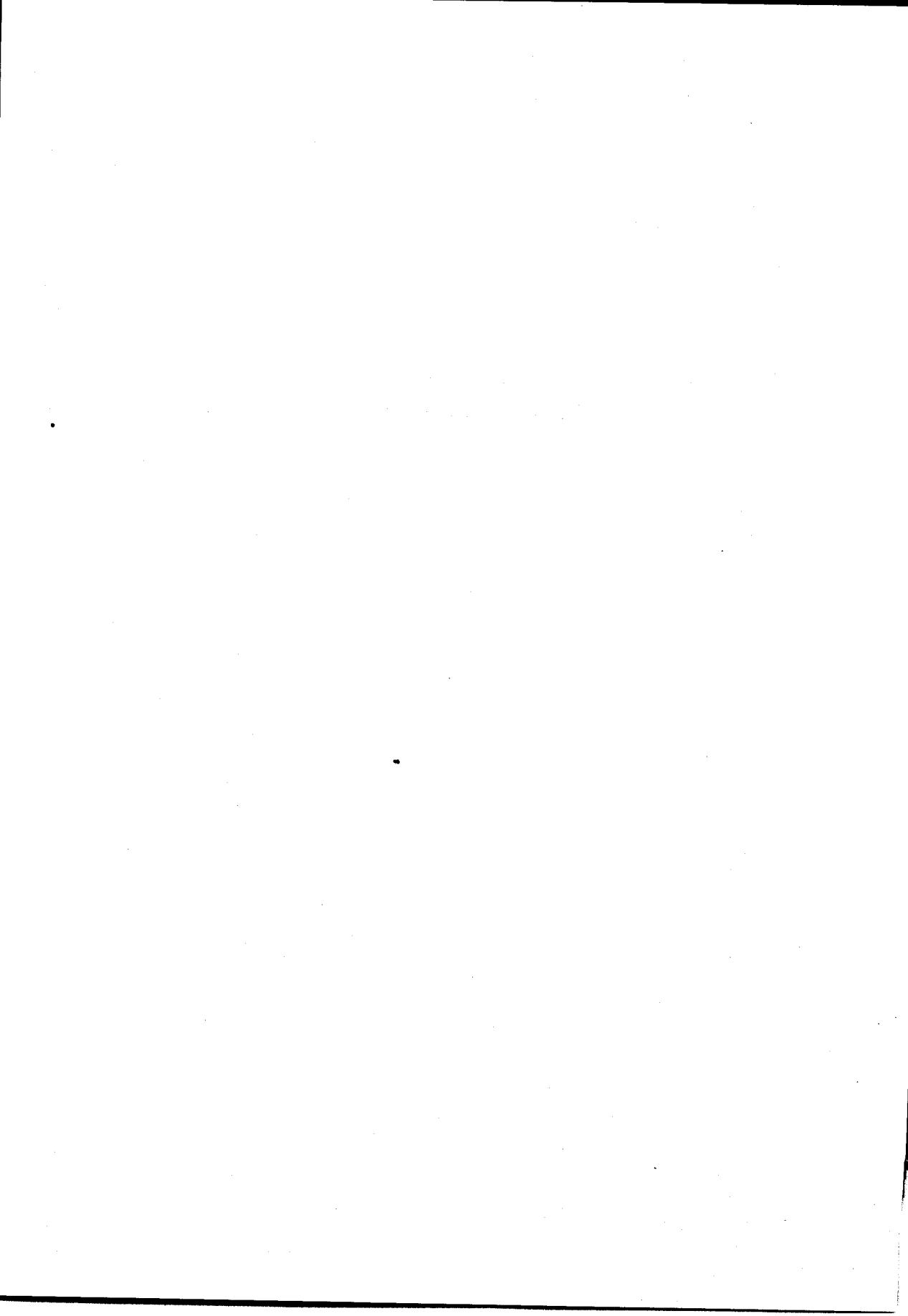
- 以科玄论战中的丁文江为中心的考察 周青丰 / 162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
——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罗志田 / 174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评析 秦英君 / 200
科学与科学精神之思 余平 / 208

科学与文化 / 215

- 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研究二十年 李醒民 / 217
语境中的科学
——兼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成素梅 / 229
探寻科学与人文化的汇合点
——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整合思潮的反思 孟建伟 / 239
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价值导向性 欧阳康 / 248
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及其文化背景和希腊来源 江秀乐 杜文涛 / 253
概论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 肖显静 / 261
弱反科学主义与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场域的构建 李侠 / 269
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 魏屹东 / 273
“反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危害 陈俊 / 284
科学技术计量研究的文化基石 张纯成 / 293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研究综述 冯艳 / 301

科学精神的人文本性





科学与人文主义

——论西方人文主义的三种形式

孟建伟

什么是人文主义？要对人文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阿伦·布洛克说：“能够找到的最贴切的名词是人文主义传统。”^①他认为，“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②尽管这种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但是，它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思想的不同模式或传统，特别是把握人文主义的模式或传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不妨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理解为“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这样一种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对“人”及其“人的经验”的不同理解或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又构成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文主义思潮、观点和倾向。本文重点探讨西方人文主义的三种不同形式，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由于对“人”和“人的经验”的理解的角度有所不同，因而对科学与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因此，仔细考察和研究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地理解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及其演变，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地理解人文主义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及其相互关系。

①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3页。

②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12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现代形态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端，同其他形式的人文主义一样，有其诸多的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共性的东西。例如，它极其鲜明地体现了“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它的文化基础和立足点首先是“人文”“人文学”或“人文学科”，因而才有“人文主义”这个称谓，因而文艺复兴运动首先表现为文艺的复兴，因而这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代表人物是人文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或者政治活动学家。然而，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又有自身非常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是理想化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

造就“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似乎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主题。例如，“萨留塔蒂等人文主义者把 *humanitas* 理解为人的不同精神活动的综合表现”。“布鲁尼对人文学的定义是：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手段。”^① 布鲁尼强调：“非凡的才华只能从渊博的知识中产生。……要研究哲学、诗歌、演说、历史，以及其他方面的著作，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使我们的思想丰富多彩……此外，还必须进行不可忽视的文学方面的修养。科学和文学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学习这两方面的知识可以相得益彰。”^②

我们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追求“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布克哈特写道，“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当这种对于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时，于是就产生了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③ 他特别举了但丁的

① 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146页。

②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第138页。

③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30~131页。

例子，认为但丁既是个诗人，又是个哲学家，还是个神学家，几乎探索了当时所有的重要主题，甚至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但丁对于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暗示和证明”。^①除了但丁以外，布克哈特还列举像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真正称得起是出类拔萃的全才”。^②在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当时的人文主义所倡导和培育对人的充分培养和教育及其对“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的追求这样一种精神文化氛围。

其二，与追求“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这种目标相对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经验”的强调，也是“完整的”“完全的”或“完美的”。

布克哈特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概括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也是对“人的经验”的完整性、完全性或完美性的极妙概括。显然，“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都是“人的经验”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世界的发现”有赖于“人的发现”。因为人是世界的发现者，没有“人的发现”，就不可能有人的心目中的世界，也就没有“世界的发现”。另一方面，“人的发现”又有赖于“世界的发现”。因为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世界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的发现，也就没有人发现。

关于“世界的发现”，布克哈特主要做了三方面的阐述。一是通过远航或远行，获得地理上的发现。二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发现。到15世纪末，意大利“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具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的”，使得“每一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③三是关于自然美的发现。在布克哈特看来，意大利人是现代人中最早看到和感受到外部世界之美的。他们不仅力图用艺术来反映真实的世界，而且使作品具有某种诗息或性灵，影响到整个西方艺术。^④

布克哈特认为，除发现外部世界之外，文艺复兴所取得的一项更为伟大的成就是，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而完整的“人性”。^⑤从诗歌、文学到造型艺术，从人的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84页。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32页。

^③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86页。

^④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97页。

^⑤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302页。

内心描写到外形刻画，从对个人的描写到对全民的品质和特征的刻画，从静态的描写到动态的刻画等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人”取得了诸多划时代的“发现”，这些“发现”从一个侧面标志着西方中古精神向近代精神的转折。^①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经验”的关注是非常广阔的，既包括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经验，也包括关于客观世界的经验；既包括艺术经验，也包括科学经验；既包括感性的经验，也包括理性的经验；等等。正是这些经验的综合的创造性的运用，才有了关于“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其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主流不仅没有表现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人文艺术与科学的对抗，相反，它包容着很强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感性和理性、人文与科学的融合，以致文艺复兴不仅仅表现为文艺的复兴，而且也表现为科学的复兴；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时代，而且也是科学家的时代。原因很简单。

第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深受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在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中惊奇地表现了一个崇尚人和自然的新世界，它蕴藏着包括人文主义、民主思想、探索精神、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世俗观念等在内的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在这些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酝酿而成的。“人文主义者对文本的兴趣培育了我们现在可以作为科学的思考方式。”^②于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向我们宣告的正是科学和人类状态的完全革新”。^③因此，也就有了文艺的复兴和科学的复兴，有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时代。

第二，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的最根本的冲突是“人”与“神”的冲突，确切地说，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冲突。人文主义者要用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之本的思想，战胜以神为中心、神主宰一切的观念，除了有必要拿起人文这个武器以外，还有必要拿起科学这个武器。在反抗宗教压迫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科学与人文起着同样重要的并且是明显互补的作用：科学代表研究自然的取向，人文代表研究人的取向，这种崇尚自然和人的取向，显然同那种崇尚超自然和人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取向是相对立的；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用理性对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302～352页。

^② Margaret Aston, *The Panorama of Renaissa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6, p. 203.

^③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第498页。

抗信仰，人文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通过颂扬尘世的欢乐和幸福，对抗各种清规戒律的禁欲主义，二者的联合代表着用世俗的“人性”对抗那种超世俗的“神性”。

第三，与追求“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高度关注人的感性生活的同时，势必也要高度重视人的理性生活。也就是说，在高度关注与人的感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同时，势必也要高度重视与人的理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的研究活动，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达·芬奇就是那个时代的光辉典范，在他身上体现了完整而丰满的“人性”！这正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东西。离开理性和科学，就不可能有这种完整而丰满的“人性”。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是理想化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所强调的“人的经验”也是人的“完整的”“完全的”或“完美的”经验。因此，在它那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理性与感性（非理性）、科学与人文（艺术）的融合，于是，就有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有了科学的复兴和文艺的复兴。

二

作为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也同其他形式的人文主义一样，有其诸多的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共性的东西。例如，它毫无例外地“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它的文化基础和立足点也首先是“人文”，其代表人物有不少本身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诗人，在表现形式上有的也采用了小说、戏剧、评论甚至诗等非科学形式，并对西方的美学和文艺有较大影响。然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相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也有自身非常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其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截然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似乎不再是“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而是只关注“生存意志”“情绪体验”“生命之流”或“本能冲动”的“非理性的人”。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早在其源头上，即在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那里，

就已经定下了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基调。

在叔本华那里，人的本质就是意志。所谓意志，就是非理性的内心的冲动、欲望、期望等，简单说来，也就是欲求。然而，意志给人带来的并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痛苦，因为意志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因此，“没有彻底的意志之否定，真正的得救，解脱生命和痛苦，都是不能想象的”。^①于是，叔本华在形而上学上肯定了人的生命意志，而在伦理上又否定了人的生命意志。

与叔本华相类似，克尔凯郭尔将人看做是“孤独个体”。所谓“孤独个体”，就是孤独个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他的“孤独个体”概念的提出及其对“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恐怖、厌烦、忧郁、绝望的阐述，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奠定了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基调。

当然，并非所有意志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都是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例如，尼采试图用积极昂扬的“强力意志”取代叔本华消极悲观的“生存意志”。又如，在萨特那里，也可以看到那种积极进取和不断超越的精神。尽管他将“自为的存在”的根本规定说成是“虚无”，但这个“虚无”不是虚无主义，“只不过是自在的纯粹虚无化”。^②也就是说，自为什么都不是，但欲成为一切都是。然而，不管是尼采还是萨特，他们所关注的“人”显然还是“非理性的人”。

尽管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各流派所关注的“人”的角度有所不同，例如，意志主义强调的是非理性的意志，生命哲学强调的是非理性的生命，存在主义强调的是非理性的存在，弗洛伊德主义强调的是非理性的本能，等等，但是，就强调“非理性的人”而言，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实质上就是强调以“非理性的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其二，与关注“生存意志”“情绪体验”“生命之流”或“本能冲动”的“非理性的人”这种目标相对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经验”的关注也往往局限于非理性的经验，尤其是特别注重艺术经验，并用非理性的和艺术的经验来对抗理性的和科学的经验。

叔本华说：“艺术可以称为人生的花朵。”^③他将从事艺术创作和欣赏看做是暂时忘却生命意志，从而摆脱痛苦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理性只不过是意志的工具。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545页。

②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786页。

③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69页。

它不仅无法使人摆脱痛苦，反而理智愈发达，痛苦就愈深重。

尼采将艺术看做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 在他看来，“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② 他认为，“艺术家的至深本能岂非指向艺术，更确切地说，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③ 相反，“同艺术家相比，科学家的出现确实是生命的某种限制和降级的标志”。^④

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个鲜明的人文主义主题，那就是“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说：“诗首先使安居成为安居。诗是真正地让我们安居的东西。”^⑤ 这就是说，海德格尔将人的安居和人的生存的本质同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明没有诗意，也就没有本真的安居和本真的生存。那么，“诗”的含义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代表着一切艺术，也代表着存在和真理本身。“一切艺术作为真理到来的揭示者，就此而言，本质上都是诗。”^⑥ 相反，他将现代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又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归结为“框架”，是对人的威胁：它遮蔽了诗的意义的展现，使人无家可归，“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从而使人无法感受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⑦

马尔库塞更是将艺术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么，艺术就是他们自由的形式和表达”，^⑧ 因为“这是一种认识的力量，这种力量给个体在不自由的王国中得以一点儿自由和实现”。^⑨ 这也是“艺术对爱欲的承诺，即在他们同本能和社会的压迫的斗争中对生命本能的深切肯定”。^⑩ 于是，“与常规疏远和隔离的程度构成艺术的解放价值”，因为艺术的“审美形式揭示了在现实中受到禁锢和压制的维度，即解放的方向”。^⑪ 相反，在马尔库塞那里，科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2页。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275页。

③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325页。

④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363页。

⑤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 1975, p. 215.

⑥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 1975, p. 72.

⑦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7, p. 28.

⑧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 72.

⑨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 10.

⑩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 10–11.

⑪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 19.

学技术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新的控制形式和破坏性的政治工具。“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方法的、科学的、被计算出来的和正在计算的控制。”^① 这种控制的结果是，发达工业社会陷于单向度的“病态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其三，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更多地表现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艺术（人文）与科学及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尖锐对立，于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大大加深了。

尼采将艺术与科学的对抗描绘成“当代世界最高境界中进行的那场斗争”。他说，我们必须置身于“在当代世界最高境界中进行的那场斗争，即贪得无厌的乐观主义认识与悲剧的艺术渴望之间的斗争”，也就是以“始祖苏格拉底为首的、在其至深本质中是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与以“酒神艺术及其悲剧象征”为代表的“信仰永恒生命”的艺术精神之间的斗争。^②

海德格尔将艺术与科学的对抗形象地描绘成诗人如何在现代科学技术导致的“世界之夜”里，“吟唱着去追寻消逝的诸神的踪迹”。也就是说，诗人通过歌唱神性来对抗“世界之夜”。他说：“‘在一个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在诗中凝聚诗的本性。此事在哪儿发生，哪儿我们就可以设想诗人存在着并顺应着世界时代的命运。”^③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诗人吟唱”式的对抗尚显得有些保守的话，那么，在马尔库塞那里，艺术与科学的对抗则变得颇为激进。在他看来，“因为人和自然被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控制着，被压抑和被扭曲的潜能只能通过一种异样的形式来体现。艺术的世界是另一个现实原则的世界，一个异样的世界，而且只有通过异样化，艺术才能实现一种认识的功能”。^④ “艺术所承担的使命是使感性、想象和个性在所有的主体和客体的领域中获得解放，使这种审美的转变变成一种认识和控诉的手段。”^⑤

总的说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已大为不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强调的是“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

^① Herbert Marcu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in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223.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66页。

^③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 1975, p. 94.

^④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 9–10.

^⑤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 9.

